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衛榮 主編

【第一輯】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沈衛榮題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一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衛榮 主編

科學出版社

北京

內 容 簡 介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叢書。以介紹國內外學者關於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歷史、語言、考古、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主要宗旨。發表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論文、書評和研究綜述等，以期推動國內學界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的進步。

本書適合於從事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民族語言、歷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和相關專業的大專院校師生參考閱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1輯 /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衛榮主編.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3-020261-1

I. 西… II. ①中…②沈… III. 西域-語言學史-文集 IV. H172.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04083 號

責任編輯: 孫 莉 / 責任校對: 鐘 洋

責任印製: 趙德靜 / 封面設計: 王 浩

封面題籤: 馮其庸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16號

郵政編碼: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07年12月第 一 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0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 22 3/4 插頁: 4

印數: 1—1 600

字數: 523 000

定價: 85.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我社負責調換〈科印〉)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No. 1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 Weirong Editor-in-Chief

Science Press
Beijing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 主 辦 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主 編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編 委 王炳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烏雲畢力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畢 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孫家洲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孟憲實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魏 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 成崇德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 羅 豐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榮新江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 劉迎勝 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
- 余太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達力扎布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 朱玉麒 新疆師範大學文學院
- 吳玉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張德芳 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
- 李 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
- 松川節 日本大谷大學文學部
- 杉山正明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
- 荒川慎太郎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
- Max Deeg 英國卡迪斯(Cards)大學宗教系
- Kirill Solonin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系
- Ruth Dunnell 美國肯揚(Kenyon)學院歷史系
- Peter Schwieger 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學系
- 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瑞士伯爾尼大學宗教系
- Lhamsurunginn Khurelbaatar 蒙古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
- 英文編輯 Jennifer Dai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編輯緣起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國的國學應該包括對漢族和漢族以外諸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本着這樣一種理念和共識，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伊始就積極倡導、組織對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歷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研究，並着手籌建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和社會各界的有力支持和推動下，經過一年多的籌備，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已粗具規模，茲謹推出《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以展示本所同仁及其師友們的學術成果、學術主張和學術追求，同時亦期望它能夠成為西域研究的一個國際性的學術平臺，以此來聯絡國內、外從事西域研究的專家學者，共同推動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進步和繁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選擇西域歷史語言研究作為一個重點學科來建設，主要基於以下三點考慮：

第一，西域研究在中國的開展曾與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近代中國的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清末中國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侵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邊疆與民族危機。當時有相當數量的愛國學者積極投身於“西北輿地之學”的研究。其成果對於中國領土不受瓜分和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地位的確立和邊疆疆域的界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西域研究既然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和疆域界定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它當然應當作為國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得到重視。特別是今天，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有必要通過對國學研究的倡導來深化我們自己對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並對它們作出更合乎時代的定義，此時對西域和西域文化的研究自然應該繼續成為國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二，西域研究，特別是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是一門關涉多種學科的非常國際化的學問，重視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有利於促進國學研究的國際化。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是西方中國研究中一個既具有悠久傳統又享有崇高學術威望的領域。中國的“西北輿地之學”自清嘉、道以後，就因缺乏新資料、新方法而漸趨衰落，而西方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卻因另辟蹊徑而成績斐然。以法國學者伯希和為代表的一批在西方學術界享有盛譽的漢學、西域研究學者不但在中國的西北地方，特別是敦煌和吐魯番劫走了大量珍貴的西域古文獻，而且還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用漢語古音和民族、異國語言互相勘同、比對等方法來處理、解釋這些多種語言的古文獻資料，其成就不但遠遠超出了中國傳統的“西北輿地之學”，而且亦曾在西方中國研究的歷史上寫下了相當輝煌的篇章。儘管今日世界的中國研究從方法到內容均已日趨多樣化，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依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成為能夠凝聚世界各國學者的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國學研究的對象雖然是中國，但國學研究的方法、水平、影響應該具有世界性。要使中國的國學研究與世界的中國研究進行有益的對話和交流，真正實現中國學術與國際學術的接軌，我們必須重視和加強中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

第三,從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對中國學者來說具有西方學者不可企及的天然優勢,不但數量龐大的有關西域的漢文古文獻是西域歷史、文化研究的堅實基礎,而且西域語言中有一些仍是中國國內諸多少數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語言。中國學者本當在這個領域內大有作為。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雖然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陳寅恪、王國維、陳垣等一代傑出學者的倡導下有過短期的輝煌,但這個傳統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當王國維、陳寅恪今天被國人推為數一數二的國學大師時,中國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遠遠沒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相反,在這個領域的各個子學科中,中國學者擁有話語權者寥寥可數,不少子學科的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已成或將成絕學。這樣的局面既將阻礙中國學術趕超世界一流水平的進程,亦不利於多元文化在中國的共存共榮與和諧發展。有鑒於此,我們積極倡導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激勵中國學者在這個特殊的領域內充分發揮我們潛在的優勢,揚長避短,冀在較短的時間內,縮短與國際一流學術水平間的距離;並以人大國學院為基地,培養下一代西域歷史語言研究人才,重興絕學。

需要說明的是,西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西域這一名稱的指域常常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通常說來,西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西域一般指的是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蔥嶺以東、玉門關以西的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指中原王朝西部邊疆以西的所有地區,除包括狹義的西域地區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由於古代的西域地區是一個民族遷徙、融合十分頻繁的地區,亦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樞紐,曾在西域地區出現過的衆多民族,及其語言、宗教和文化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西域研究必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我們無法將這個整體依照民族、語言和疆域等任何範疇作人為的割裂。但鑒於人大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指導方針和總體建構,我們借用“西域”這個歷史辭彙,更多的是出於對中國學術傳統的尊敬和繼承,而“西域”這個名稱於此所指的範圍主要是地處中國境內的廣大西部地區,與歷史上所說的“西域”不同。與此對應,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上曾在中國境內西部地區生活、活動過的衆多民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化。限於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現有研究人員的組成和學術條件,我們目前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幾個與西方中亞學研究相對應的學科上,即突厥(回鶻)學、西藏學、蒙古學、滿學和西夏學等。

我們採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這個名稱,並不表明我們僅僅重視對西域的歷史和語言的研究。我們主張將西域研究建設成對西域地區各民族、文化的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因此各種人文學科,乃至自然科學學科的方法都應該被運用和整合到西域研究這一學科之中。我們之所以強調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是因為我們比較推崇用傳統的歷史語言學方法來研究西域這一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我們鼓勵採用實證的語文學、文獻學,亦即西方所說的 philology 的方法,來處理、解讀西域地區出土的各種不同語言文字的文獻和實物資料,並以此為基礎對西域各民族的歷史、語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歷史事實的描述和解釋。我們決不排斥對西域研究作宏觀的理論建構,也不反對將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範式引進到我們從事的西域研究之中,但我們堅持任何宏大敘事必須以紮實、科學的實證研究為基礎,特別強調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基礎建設,推崇樸實、細緻的學術風格。

歡迎海內外從事與關心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專家、學者、朋友們和我們一起來推動中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的進步和繁榮!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作者名錄

（按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畢 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承 志 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

關雪艷 內蒙古赤峰學院社會科學部

劉迎勝 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

馬小鶴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孟憲實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榮新江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孫昌盛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特木勒 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

王炳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烏雲畢力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吳玉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卓鴻澤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

Kazushi Iwao（岩尾一史）JSPS Postdoctoral Fellow for Research Abroad；The British Library

（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研究員：大英圖書館）

Takashi Matsukawa（松川節）Faculty of Letters, Otani University（日本大谷大學文學部）

Yutaka Yoshida（吉田豊）Faculty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

目 錄

吐魯番新出一組北涼文書的初步研究	孟憲實(1)
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唐龍朔年間哥邏祿部落破散問題	榮新江(13)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	Yutaka Yoshida(45)
吐魯番新出唐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研究	畢 波(55)
中古時代後期東、西亞民族交往的三座語言橋梁——《華夷譯語》與《國王字典》的 會聚點	劉迎勝(81)
精絕王陵考古二三事	王炳華(103)
《新唐書》“四夷傳”證誤	吳玉貴(123)
摩尼教“十二大王”和“三大光明日”考	馬小鶴(177)
On the Old Tibetan <i>khri-sde</i>	Kazushi Iwao(209)
“演揲兒”爲回鶻語考辨——兼論番教、回教與元、明大內秘術	卓鴻澤(227)
西夏語譯藏傳佛經《吉祥遍至口合本續》(第十分)譯釋	孫昌盛(259)
初探蒙古接受藏傳佛教的西夏背景	沈衛榮(273)
車臣汗汗位承襲的變化——以《清內閣蒙古堂檔》滿蒙文檔案史料爲中心	烏雲畢力格(287)
In Regards to <i>alday-situ</i> on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240	Takashi Matsukawa(297)
滿文《大遼史》稿本考——以《 <i>dailiyoo i kooli ningguci; singdzung</i> 》爲中心	承 志(303)
《俺答汗傳:16世紀的俺答汗和蒙古人》評介	特木勒 關雪艷(347)

Cont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Newly-discovered Beiliang Documents in Turfan	Meng Xianshi(12)
The Scattered Qarluq Tribe in A. D. 662-663 as Seen in Newly-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	Rong Xinjiang(43)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	Yutaka Yoshida(53)
On the Newly-discovered Documents in Turfan concerning the Post-stations in Jiaohe Commandery of Tang in the Tenth Year of Tianbao Reign	Bi Bo(79)
Three Language Brid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f Asia in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On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 <i>Huayi Yiyu</i> and the <i>Hexaglot</i> ...	Liu Yingsheng(102)
Several Issues Relat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t the Tomb of the Prince of Jingjue	Wang Binghua(122)
Collation of the <i>Siyizhuan</i> of the <i>Xin Tangshu</i>	Wu Yugui(175)
Manichaean "Twelve Dominions" and "Three Days of Light"	Ma Xiaohe(207)
On the Old Tibetan <i>khri-sde</i>	Kazushi Iwao(225)
Notes on the Old Uiyur Term for Yantra Yoga and Related Issues of Indo-Tibetan Tantrism and Islamic Mysticism at the Yuan and Ming Courts	Hoong Teik Toh(258)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angut Scripture <i>Jixiang Bianzhi Kouhe Benxu</i> (Chapter 10) of Tibetan Buddhism	Sun Changsheng(271)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angut Backgroud of the Mongol Adoption of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	Shen Weirong(286)
Changes of the Rules of Succession of the Sechen Khan: A Discussion based on Manchu and Mongol Documents in <i>Menggu Tangdang</i>	Borjigidai Oyunbilig(296)
In Regards to <i>alday-situ</i> on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240	Takashi Matsukawa(30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anchu language manuscript of <i>Great Liao shi</i> ; Centering on <i>dailiyoo i kooli ningguci</i> ; <i>singdzung</i>	Kicengge(344)
Review on <i>The Jewel Translucent Sūtra</i> , <i>Altan khan</i> and the Mongol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emur, Guan Xueyan(352)

吐魯番新出一組北涼文書的初步研究

孟憲實

2006年，吐魯番文物局徵集到三隻紙鞋，從一隻紙鞋中拆出一組吐魯番地區早期的漢文官文書。一共六件，部分文書相互聯繫，但是又不能進行拼接。正確解釋這些文書所承載的歷史信息，對於理解吐魯番當地歷史具有重要價值。因為文書不完整，研究偏差在所難免。呈現於此，敬請指教。

一、文書錄文^①

第一件 北涼某七年縣倉曹掾杜頊符爲宋□差遣事（編號：2006TZJI:183）^②

（前缺）

- 1] 前坐民宋□差 [
- 2 □有罰，縣解稱，會被病，求須差遣 [
- 3] 五日，盡七月卅日，至今不詣，符（符）到尅遣，會月五 [
- 4 違，明案奉行。
- 5 七年八月三日起倉曹掾杜頊
- 6 主簿（簿） 肅

（後缺）

第二件 北涼高昌某七年八月五日廉和辭爲診病事（編號：2006TZJI:182）^③

（前缺）

- 1] □□□諾屬敕，紀 □
- 2 功曹史 下^④
- 3] □七年八月五日廉和辭：去七月 [
- 4] □交河屯，於彼得□ [
- 5] 致還，如今頓劇，今□

① 此處公佈的錄文，是“新獲吐魯番文獻整理小組”的集體勞動成果。

② 尺寸爲20.4cm×9.1cm。

③ 此件爲右鞋相連的兩層鞋底，尺寸爲20.5cm×17.7cm。

④ “下”爲別筆，人名。

6] □辛沖、侯允催辭達，煩診 [

7] 辭具。

8 即日白

（後缺）

第三件 北涼高昌某人啓爲廉和得病以他人替代事（編號：2006TZJI:165）^⑤

1] 曹書佐劉會白：廉和辭如□ [

2] [七]月廿日交河屯，於彼得病，求診實 [

3] 實信病，催督事要，請以同軍人□ [

4] [事]諾屬敕，紀識謹啓。

5 主簿（簿） 勸 八月 [

6 廷掾 應 錄事

第四件 北涼高昌某人啓爲宋万平、廉和謙息任代事（編號：2006TZJI:166）^⑥

1 [宋]万平息 廉和謙息

2 右二人任代趙賁、李蔥，爲辛沖、侯允□ [

3 曹書佐劉會白，解^⑦應申，教脫□ [

4] □任代□ [

（後缺）

第五件 北涼高昌符尾（編號：2006TZJI:167 + 2006TZJI:181）^⑧

（前缺）

1] 佐軺[人名][如][右]，[事諾屬敕] [，

2 識謹啓。 八月[二] [

3 主簿（簿） 勸

4 功曹史 下

5 廷掾 應

6 錄事 爵

第六件 北涼高昌某人啓爲點人攝行水事（編號：2006TZJI:180 + 2006TZJI:168）^⑨

（前缺）

⑤ 此件爲左鞋底，尺寸爲 20.6cm × 16.2cm。

⑥ 此件爲左鞋底，尺寸爲 23.0cm × 8.2cm。

⑦ 原寫某字，塗去。

⑧ 此件爲左鞋底，尺寸爲 23.0cm × 14.8cm。

⑨ 此件爲右鞋底，尺寸爲 19.4cm × 9.6cm。包括第六件在內，第三件、第四件和第五件都有粗筆勾勒。

- 1] 書佐劉會白：南部勸農
- 2] 聽下郡，水無人掌攝，請敕前督
- 3] □婢兼行水，須應點付^⑩，事諾屬敕，
- 4] 曹史下八月四日 白
(後缺)

六件文書中，第五件是公文書簽署部分，具體內容不知，第六件是行水問題，此外四件文書都在討論相關問題。第六件雖然是關於點人擔任行水工作的，但是“書佐劉會”已經多次出現，證明這組文書同時出現有必然聯繫。文書存在的狀態是被剪成的紙鞋，要恢復其原來的檔案關係已經不太可能。所以這裏的排列順序是依據文書內容進行的，同時參考文書明確的時間標誌。我們認定文書書寫時間是接近的，大約都是七年八月。祇有第四件時間不明確，但同時出現的人名卻與其他文書多有重復，所以相信時間相近。第五件是一件文書的簽署部分，殘留的時間似乎是八月二日。如果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它也應該放到前面去，但是因為沒有了具體內容，所以祇好排在這裏。第六件的時間標誌是八月四日，按照時間順序應該排在第二件之前，但是因為內容不同，所以還是排在最後。

第一件文書是倉曹起草的，是關於要求百姓宋平限時報到的事情。宋平的第一次報到時間本來是七月三十日，但是到了起草文書的八月三日仍未到，所以再發指令。“會月五”三字後面殘缺，應該就是報到的新時間規定。文書中提到“縣解稱”云云，應該是縣廷曾經有過文書說明，大約是解釋宋平因病沒有按時到達的緣由。那麼，這裏的倉曹應該是郡的倉曹。這件文書也應該某郡的倉曹起草的，屬於郡下縣文書。這件文書說明，郡要差遣百姓是需要經過縣廷的，而百姓因病不能服役也是一種正常情況。至於為甚麼是倉曹起草的文書，是不是因為被派遣者要在倉曹服役，現在還不清楚。

第二件文書前兩行也屬於另外一件官文書的署尾部分，有粗筆勾勒。從第3行開始，屬於廉和的辭，他七月在交河屯發病，大約因此回鄉治療，如今病情沒有好轉而是更加嚴重（“頓劇”）。但是交河屯方面辛沖、侯允的催促歸營的辭（“催辭”）已經到達，他的病情其實不允許他返回，於是上呈辭，請求官方給想辦法。

第三件文書雖然時間殘缺，沒有日期，祇有“八月”字樣，但是從內容上看，正是對上一件文書的回答。文書證實廉和辭所陳述的內容是確實的，並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以同軍人”替代。“替代”字樣雖然殘缺，但是從上下文推測，也祇能是這方面的內容。

第四件文書的內容和以上文書的關係不是很清楚。這個縣廷決定讓宋万平息、廉和謙息兩人前往辛沖、侯允處，替代趙賁、李蕙。息，子息之意。縣廷決定宋万平的兒子和廉和謙的兒子，去替代趙賁、李蕙。而辛沖、侯允正是給廉和發催辭的單位代表，現

^⑩ 此四字寫在行間。

在派出廉和謙的兒子，兩件事情是否有關聯呢？首先應該明確，廉和應該就是廉和謙，廉和是廉和謙的雙名單稱表達。大約是廉和謙的病情既然嚴重必須治療，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制度上應該是允許的。但是，交河屯缺少人手，就派出廉和謙的兒子前往，替代趙賁、李蒞。廉和已經因病休息，軍隊中趙賁、李蒞兩人也需要休息。但是軍方的做法不是讓應該休息的人休息，而是先追回此前休息的人。可見，軍方有保證兵員在一定規模的需要。這樣，廉和謙家還是派出一人前往交河屯，雖然不是兒子直接代替父親，但是也是間接地替父從軍。至於宋万平，也可能就是前文的宋平，他因病未赴郡倉曹之役，他兒子這次則派往交河屯。

根據廉和的辭，知道他在七月廿日得病，後來返鄉就診，但是有關部門仍然催督很緊，於是當縣官府進行檢查，發現廉和有病是實，然後建議讓同軍人替代，所謂“請同軍人口”，後缺，推測應該是這個意思。這裏的“催督事要”指的應該就是第一件廉和辭中的“辛冲、侯允催辭”。這個催辭沒有具體文字顯示，但有理由相信是來自軍隊的催促文書。對於軍隊而言，甚麼事情纔會“催督事要”呢？是否是軍情緊急，急需戰鬥人員呢？難以推測。辛冲、侯允代表的軍方除了有病員廉和的問題，還有趙賁、李蒞的問題。兩人不知為何，或是服役期到達，或者因病需要休息，或是受傷減員，總之第三件文書顯示，地方政府決定用宋万本息和廉和謙息二人任替代趙賁、李蒞，到辛冲、侯允的軍中去。

如何確定這些文書的時間，於是成為理解文書內容的最關鍵部分。

二、文書的時間性

這組文書的月份比較清楚，但是年份祇有“七年”字樣，而第二件“七”之上或許應該存在年號，但是很遺憾缺失了。不過，根據第一件文書的情形，年號也許作為當然項目的省略也是很可能的。對於我們的研究而言，這個文書的時間確定，其實就是解決這個“七年”，究竟屬於哪個年號。

同一雙紙鞋中，還拆出了一件《計貲納絲帳》和《計口納絲帳》。北涼計貲問題，朱雷先生有過精深研究，計貲繳納賦稅是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種普遍制度。而所謂北涼，包括沮渠無諱兄弟佔據高昌以後的北涼殘餘勢力，具體就是承平年間（443—460年）^①。另外，有建平年號的《按貲配生馬》文書，也是屬於北涼時期的同類資料。建平年號所屬現在依然有爭論，但是傾向於闕爽的可能性比較大^②。這可以證明，北涼按貲納稅是一貫的，並非無諱、安周兄弟的新發明。賦稅問題，前後相鄰的王朝難免有繼承性，不能根據都有計貲納稅就斷定屬同一王朝時期。但是，這種相近畢竟可以給我

^① 朱雷《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原刊《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頁。

^② 關於建平年號的所屬，王素先生有很完整的歸納，參見“建平年號的歸屬及闕爽政權的滅亡”，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226—235頁。

們以啓發。比如，麴氏高昌時期（502—640）的賦稅就與此不同，有計田、計丁的輸納，但沒有了“計貲”的跡象^⑬。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同一紙鞋拆出的這組文書應該屬於北涼，這組帳目，是我們重要的參考項。北涼統治高昌分兩個階段。443年，沮渠無諱與安周兄弟在高昌重新建立地方王國政權，標誌着第二階段的開始，從此以後，高昌原來一郡之地外加交河而成爲一個小王國的全部領地，此前的高昌，不過是北涼治下的一個郡而已。

就年號的七年而言，根據出土資料，擁有七年的年號有如下多個都可以成爲選項，如前涼的昇平七年（363），西涼的建初七年（411），北涼的真興七年（425）、承平七年（449），闐氏高昌的永康七年（472）等。在現有資料條件下，我們的傾向是承平七年。

從前涼到北涼，作爲河西王國，都曾經控制高昌。十六國時期的高昌，因爲深入西域，且位於絲綢之路交通要道之上，地位不能說不重要，但是，高昌郡的基本任務往往是以安定爲主。就是說，作爲河西政權格局一部分的高昌郡，雖然地處西部邊郡，維護交通安全、保衛西部安定是其主要功能，高昌從來沒有成爲這些政權向西擴張的灘頭陣地。對此，一個重要證據就是與西部車師前部的關係始終相安無事，使得吐魯番盆地長期保持着兩個政治中心的基本格局。

但是，到了十六國後期，吐魯番盆地開始大規模捲入中原的政治軍事鬥爭，傳統的吐魯番政治格局受到嚴重威脅。北涼取代西涼以後，西涼的殘餘勢力李寶、唐契等進佔伊吾，於是北涼的高昌郡開始出現了東方的敵對勢力。北涼滅亡以後，餘部因爲選擇西進，一時之間，吐魯番盆地形成了多方勢力角逐的局面。闐爽作爲北涼的高昌太守，既擔心原來西涼的唐契勢力，也擔心北涼沮渠無諱和安周的勢力。所以我們看到，當時的高昌軍事防禦的重點放在東部而非西部。這一時期，高昌與西部的車師依然能够維持和平關係。

吐魯番哈拉和卓91號古墓出土一組高昌兵曹文書，多有“守海”內容，如《兵曹條次往守海人名文書》就是這樣的內容：

1. 兵曹掾趙苕、史翟富白：謹條次往海守人名
2. 在右。明廿五日催遣。勅抵詣田地縣下召受辭。
3. 守十日代到口。事諾，謹勅奉行。^⑭

同墓出土文書《兵曹條往守白芳人名文書一》、《兵曹條往守白芳人名文書二》也有相關內容。其中第二件留下三行，具體如下：

^⑬ 參見盧開萬《試論麴氏高昌時期的賦役制度》，《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66—99頁。程喜霖《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麴氏高昌的計田輸租與計田承役》，《出土文獻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59—174頁。

^⑭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對照版）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73頁。

1. 兵曹掾張預、史杜華白：謹條次往白芳守人
2. 名在右，事諾班示，催遣奉行。
3. 校曹主簿 彭^⑮

此外，《建□某年兵曹下高昌橫截田地三縣符爲發騎守海事》也是派遣高昌、橫截、田地三縣的兵馬前往東部守海，而集合的地方就是田地縣^⑯。

這裏的“守海”，顯然很重要。所謂的“海”是指“原柳中縣界東南通敦煌的沙漠，亦即唐代的大海道”^⑰。對此，唐長孺先生表示贊同^⑱。那麼爲甚麼要防守白芳呢？穆舜英先生認爲：“顯然是爲了防備唐契。”^⑲許多學者都有類似看法，認爲高昌郡在東方的軍事動向或者爲了唐契，或者爲了尚未到來的沮渠無諱兄弟^⑳。北涼在河西的政權滅亡以後，河西走廊和吐魯番盆地都受到震蕩，各種政治勢力縱橫捭闔，正醞釀着新的變局。吐魯番盆地東部的一系列軍事部署與行動特別突出，此前此後都沒有如此集中地出現過。文書出土雖然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但是偶然留存下來的這些文書中竟然如此多的關於東部的軍事動向信息，不應等閑視之。

沮渠無諱兄弟於442年進佔高昌，轉年改元承平。因爲原來佔據高昌的闐爽已經逃亡柔然，唐契從伊吾進入車師，而車師、唐和都親和北魏，而北魏正是沮渠無諱兄弟的讎敵，於是無諱兄弟與車師的矛盾不由不激化。根據《魏書》卷三〇《車伊洛傳》的記載，車師聯合唐和與沮渠無諱的戰爭經常處於上風，而沮渠無諱與安周兄弟也一直沒有放棄對車師的進攻。後來，因爲車伊洛率領部分車師主力進攻焉耆，導致車師本部力量空虛，車伊洛兒子歇最後失敗，放棄交河城投奔焉耆，跟隨他同時逃亡焉耆的車師人大約一千多家^㉑。對此，同書《車師傳》記載到：“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同時記錄了真君十一年（450年）車伊洛寫給北魏皇帝的一封信，信中說到：“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㉒

⑮ 《吐魯番出土文書》壹，72頁。

⑯ 《吐魯番出土文書》壹，67頁。

⑰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吐魯番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6期；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19頁。

⑱ 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2年第3期；收入作者《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62—387頁。

⑲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吐魯番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6期。此簡報爲穆舜英先生執筆，故可視爲其觀點。

⑳ 參見吳震《吐魯番文書中的若干年號及相關問題》，《文物》1983年第1期，26—34頁；白須淨真《高昌闐爽政權と緣禾・建平紀年文書》，《東洋史研究》45卷1號，1986年，76—111頁；関尾史郎《“建平”の結末——〈吐魯番文書〉簡記（四）》，《新瀉史學》第19號，1986年，69—86頁；《“建平”の結末（補遺）——〈吐魯番文書〉簡記（四）》，《新瀉史學》第25號，1990年，46—60頁。不過，余太山先生認爲這是例行公事，不必求之過深，見其《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緣禾”、“建平”年號》，《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77—81頁。

㉑ 《魏書》卷三〇《車伊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723頁。

㉒ 《魏書》卷一〇二，2264—2265頁。

沮渠無諱與安周兄弟所領導的北涼餘部，在高昌尚未站穩的時刻，內因沮渠無諱的去世，外因車伊洛的招引，曾經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以至於無諱的兒子乾壽率領五百多戶投奔了車伊洛。此事俱見《車伊洛傳》。沮渠安周頗費周折穩定內部，最後攻下車師國都交河城²³。對於這場戰爭，王素先生用“吐魯番地區的饑荒與車師前國的滅亡”為標題在《高昌史稿·統治編》中進行過討論，他比較強調饑荒的作用，說車師餘部逃亡焉耆，“與其說是逃避內戰，不如說是逃避饑荒。”²⁴其實，不論是高昌還是交河，如此長時期的戰爭，肯定會耽誤農民生產。特別是交河，其地勢易守難攻，但如果遭到圍攻，不能出城耕作，饑荒確實難免。

交河城被沮渠安周攻破的具體時間現在有幾種說法：或者448年²⁵，或者449年，或者450年。馮承鈞先生以來，多數學者同意450年說，所據當然就是車伊洛那封信。那封信寫於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信中已經說明是“捨國東奔”，所以是交河城陷落後的信件。因為車伊洛信中有“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的說法，那麼八年的起止時間如何計算就成了分歧的基本緣由。從442年算起，八年止於449年；若從443年算起，八年則止於450年。對此，如果從沮渠氏政權來說，443年為承平元年，449年為承平七年，450年為承平八年。

沮渠安周與車師八年的戰爭，到目前為止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未發現相關資料，此前高昌重心一直在東部，很少與西部接觸。現在，本文討論的一組文書，終於出現了“交河”這個概念，那麼，本組文書是否就是承平七年的北涼文書呢？

哈拉和卓96號墓出土《北涼玄始十二年（423）兵曹牒為補代差佃守代事》，其中有增補兵員的內容，“以彊補隕”，就是這個叫彊的人要被補充到軍隊中去，但是文書下文又說到“**彊**信單身，請如事脫”²⁶。唐長孺先生解釋到，“隕”是兵的別稱，而“如事脫”，“意謂這個名叫彊的人確是單身，請按本例脫免。這裏似說明單身可以免補。”²⁷但是，如果我們對照本文討論的這組文書，就會發現廉和謙剛剛因病脫離軍隊，他的兒子很快就補充到軍隊中去了。很明顯，他的兒子不是去代替他父親，而是去替代別人。地方政府在決定廉和謙兒子入伍的時候，是否是考慮到他的父親因病離開軍隊呢？很有可能，不然太過巧合。

交河方向的軍情，從“同軍人”的概念中也可以有所觀察。根據唐長孺先生前引文的研究，高昌郡時期軍隊分為中軍和外軍，而基本的軍事編制是“幢”。廉和的病退，地方政府建議由同軍人代替，其“同軍”應該是其所在的軍隊。此外，同軍的含義，是否也可能是同軍籍呢？聯繫到廉和因病離隊，而他兒子最終上前綫的事實，這種可能也是存在的。

²³ 安周內部安定問題，參見孟憲實《北涼高昌初期的內爭索隱——以法進自殺事件為中心》，載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135—143頁。

²⁴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253頁。

²⁵ 朱雷《吐魯番出土北涼貨幣考釋》，《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8頁。

²⁶ 《吐魯番出土文書》壹，30—31頁。

²⁷ 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山居存稿》，362—387頁。